

靈鷲峰高知梵層  
古洞穿雲渡崩岩  
湖上女松林猶立  
住更醉樓頭一燧燈

古越許建刻

许乃钊书法

散文

周末,几个文友驱车来到黄河探幽。当然,我们所抵达的不是那条闻名遐迩的母亲河,而是一个村落。与母亲河同名,是巧合还是什么,我并不知道。黄河村落坐落在皖南山区石台县七都镇境内,在距镇上十来里的东南方,七都公路穿村而过,柏油马路宽阔平坦。抵达这里并非难事,所以“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句俗语,在我们这就多了一层调侃的意味。

黄河当然有河,不仅不“黄”,而且是晶莹剔透、清澈无比,有一个情景交融的诗意名字,叫清溪河。这条河与“黄”却又沾亲带故,其一部分源头来自黄山市黟县的群山,万润归宗流入黄山区的太平湖。“黄”来“黄”去,与“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你能说与“黄”无关么?

清溪河水甘冽清冽,宛如一条翡翠玉带环绕村舍。依山临河而建的一幢幢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散落在茂竹修林中。山水相连,水阔山秀,峭壁耸峙,峰峦叠嶂,林木葱茏。古老而年轻的村落,犹如一幅泼墨山水长卷。“连峰环绕水成围,十室人家半掩扉。斜日儿童喧岸侧,争携网罟带鱼归。”这是清末诗人汪琴北对清溪河的咏赞。

此乃四县交界处,东望青阳、太平(黄山区),南连黟县群峰。独特的地理位置,通畅的黄金水道,

# 黄河村探秘

焦目祥

成就了这儿“十里水铺”的名号。小溪口是清溪河昔日最繁华的码头,从这里坐船顺流而下,可到广阳(石台老县城)、泾县桃花潭,通过青弋江,抵达芜湖。所以,小溪口是店铺林立,商贾云集。饭店、茶馆、酒楼、客栈、货栈、杂货铺、得月楼等等,应有尽有,酒旗、店旗等招幡迎风而舞;人头攒动,各种吆喝声一浪高过一浪,好一派热闹的景象。沿河的一边依势修建了廊亭,曲折回环,供商旅休憩观光,饱览秀丽的山水。村落周边有普济庵、祭坛、文昌庙、武昌庙等宏伟建筑,庄严肃穆,给古村落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都说无徽不成镇,黄河村与黟县一衣带水。有很多徽商在小溪口开贸易货栈,把茶叶、竹笋、木材、毛竹等山货通过水路运到芜湖等地,再从大码头贩来山里人所需要的布匹、雪花膏等物品,这叫“两头赚,不走单”。生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很多商家又把货物倒腾到七都街上,从而造就了“小小石台县,大大七都村”的神话。

水道的繁华必然导致陆路的通达,陆路的通达带来水道的更加繁华,它们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小溪口的河道宽阔,阻断了人们翻山到焦坑去七都的近路。于是,当时的村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在村西头修建了一座石拱桥,

如“长虹饮涧”,取名为“虹饮桥”。这座雄跨清溪河的大桥,古朴苍劲,藤蔓缠绕,光滑的青石板透着浓郁厚重的历史沧桑,掩映在垂柳、翠竹之中,这一切又与绿水形成倒影,是那么和谐,相映成趣。第一级台阶宽约8米,往上略窄,在桥顶部构成了长约9米、宽约7米的矩形,叫人叹为观止。

桥与山相接处,一块半截石碑靠山而立,碑文所记的大致意思是此桥因损坏于嘉庆元年(1796)重修,刻有捐款捐物的名录。不知道康熙年间的虹饮桥是被洪水冲毁的,还是因当时行人太多货物太重而踏坏的。但可以想见的是,当时的这条古徽道是多么重要。

过桥就能翻越一座山到焦坑,听当地的老人讲,这座山岭上下五里,酷似玄月,于是人们就从这两层含义里各取一字组成岭名,称为五月岭。山道全是青石板铺就,依山势而设,或平缓或台阶。我们走走停停,踩着堆满了枯叶的古徽道,坎坷中感受着古徽商盛衰的足迹,想象着古人肩挑背驮的艰辛,真是感慨万分。

黄河村的历史是如此厚重,展示了古黄河人的勤劳和智慧。我们站在岭头回望,现在的黄河村处处是漂亮的楼房,远处的清溪河碧波荡漾,现代的黄河人正如火如荼地建设“美好乡村”奔小康!

郑邑旧事

## 耍核桃

马清贤

祭灶,年到,穿新衣,戴新帽,小孩跑着耍核桃!

这是流传在浮戏山中部二郎寨下的一首民谣。

说起过年的风俗习惯,俗话说:“十里不同俗。”在我们浮戏山中部的二郎寨下,三十年前小孩“耍核桃”的习俗,很有特色。

耍核桃,只兴大年初一这一天。新年早上,吃罢饺子,十二岁以下只要能够跑得动的孩子,不论男女,全部出动,大的领着小的,三五成群或单独行动,就在村里跑开了。这家出来去那家,东院出来去西院,家家不隔,户户必至。到门口甜甜地叫一声:“爷爷奶奶过年好!”人家就知道你是干什么来了,赶紧笑盈盈地上筐里或斗里把喜礼散发给孩子,他们急着往下一家跑呢。这就是“小孩跑着耍核桃”。

之所以我说散发的是“喜礼”,而不说核桃。因为名义上耍核桃,其实,小孩跑到家里,不一定家家户给的都是核桃。不说从前,仅说户公社那会儿,核桃、柿子、杏,这些有经济价值的挂果,收入都是生产队的。只有极个别人家院里长棵核桃树,家里才可能有核桃。没有核桃的人家就准备了糖果或别的什么东西打发耍核桃小孩。由于山村农户家境不同,打发耍核桃孩子的喜礼就不同。一般家庭都是购买水果糖,家庭贫穷的则五花八门,有红枣、沙梨、柿瓣儿、甜饼、馒头等等,甚至还有切白萝卜片过油炸一下当麻叶儿哄小孩的呢。

别以为是孩子,他们却精明得很。过年到你家去,你不给好东西哄着,出门就卖你的赖,路上遇见同行就宣传开了:谁家就甭去,给的是馒头!谁家给得好,谁家给得不好,不到半天时间就家喻户晓了。还没有跑到的孩子听说给得不好,干脆就不去了。

按当地习俗,过年那天,如果家里没有人登门,是一种不吉利的现象。在除夕夜熬年时,知礼节的家长就给孩子交待了:去耍核桃时,见着人家该喊爷爷的喊爷爷,该叫大娘的叫大娘,恭恭敬敬地说一声“过年好!”的拜年话。谁家必须去,谁家早点去……

过年是给孩子过的,穿新衣,戴新帽,蹦蹦跳跳放鞭炮,多么欢乐,多么喜庆!孩子到了你家,就把欢乐与喜庆带给你家了。来的孩子越多,带来的欢乐与喜庆就越多。因此,孩子来了,你就得给人家一点喜礼,表示一下,也给孩子一个高兴。小孩子不拘东西多少,却懂得好赖。核桃一个,糖果两个,就高兴得屁颠屁颠的了。当然,有的人家宽裕慈善,给得会多些。

跑得快的孩子,不到半天就跑遍了全村,有兴致的就跑外村去了,到外村如果有人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就得自家报家门,说的好听人家当然不会慢待。同样是跑着耍核桃的孩子,跑一天,成果却不一样,原因是孩子的性格所决定的。性格活泼的孩子到门口叫得亲热,说得好听,人家一高兴,不管是核桃或糖果就会多给几个,早点打发你去下一家。性格内向的孩子,到人家门口,一句话不说,人家就会慢待你,等半天才会想起来给你点儿什么,能不耽误事儿?

小孩一到十二岁,就不再参与耍核桃了,在我们那里说,十二岁就是大人了,不说“廿罗十二做宰相”。从前十二岁就要娶家成家的不乏其例,再去耍核桃人家就会笑话你了。耍核桃的习俗行到改革开放后就慢慢地消失了,一是计划生育后孩子逐渐少了,不热闹了;二是家庭生活逐渐提高了,过年家里买的什么都有,不稀罕人家的了,宁愿在家里看电视,也懒得出去跑了。

民俗

## 语言迷信

连航

俗话说,喜鹊报喜,乌鸦报丧。许多人见到喜鹊就会给自己一个喜事将临的心理暗示,而看到乌鸦或听到乌鸦的叫声就会认为是祸事到来的前兆,并且还会吐口唾沫,跺跺脚,再说上一句“老鸹叫,老鸹死,老鸹头上蒙白纸”等类似的话,希望化解所谓的灾祸。其实这就是语言迷信,即人们把语言所代表的事物和语言本身相等同,把表示祸福的语言看成是祸福本身的一种常见语言现象。

语言迷信从内容上可分为吉祥语、禁忌语和诅咒语三类。在生活中不难发现吉祥语的运用,比如说在婚礼上,人们常说生贵子、白头偕老、百年好合之类的祝福语;在追悼会现场就会说一些名垂青史、早登极乐、子孝孙贤等追思颂扬类的语言。禁忌类话语更为常见,例如旧社会商人忌讳说“舌”(谐音“折”),船家忌讳听到“帆”(谐音“翻”),戏班子忌讳“散”等。诅咒语大致可分为咒骂语和咒语两类。咒语的使用如今并不多见,常出现在文化典籍中,在《西游记》中,每当孙悟空肆意妄为时,三藏法师往往动动嘴唇用紧箍咒来管教自己的徒弟。《白蛇传》中的法海和尚也是通过咒语使得水漫金山。咒骂语相对来说就颇为常见,现实生活中,诸如如此类的例子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我们知道,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其本身不具备“说凶即凶,说福即福”超能力的。语言迷信这一现象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以避免因忽略而造成恶劣的影响和不必要的麻烦。

## 《皇太子妃劫持事件》

王佳琦

皇太子妃在观看歌舞伎演出的过程中,被时尚妖艳的“神秘女郎”劫持。日本列岛一片哗然,各种舆论和猜测风起云涌,八卦周刊更是推波助澜,制造耸人听闻的花边绯闻。

民众为皇太子妃的命运忧心忡忡,出乎意料的是,罪犯释放人质的要求竟然是公开一份刊载南京大屠杀的报纸和汉城大使馆发出的文件。

皇太子妃的生命危在旦夕,日本神探为寻找破案线索赴南京、飞美国,抽丝剥茧逐步见证了日本法西斯在二战中犯下的滔天罪行。

日本右翼势力却坚决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汉城大使馆曾发出过文件,明成皇后惨遭蹂躏和杀害成为历史谜团。

幕后的神秘人物渐渐浮出水面,面对死亡,皇太子妃是该睁大眼睛还是紧紧闭上。

知味

## 乌克兰月亮饺子

竹细素

要说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和我们中国人一样爱吃饺子,要属乌克兰了。而我有幸也在乌克兰朋友家品尝到了地道的乌克兰饺子。朋友说饺子在他们的国家也是家常食物,特别是在严寒的冬日里,这种煮熟的面团,对温暖身体最好了。

乌克兰饺子的形状有点类似半月形,饺子皮的做法和我们差不多,先把面团切小块,擀成圆形的,再包入调好的饺子馅,捏成半圆即可。不过,个头却是我们饺子的两三倍大,是名副其实的大馅饺子。朋友说,他们习惯称为月亮饺。

和我们非常不同的还是在饺子馅上,他们用的主馅土豆、洋葱、蘑菇、黄油等。朋友先把土豆煮熟做成土豆泥,然后调入剁成末的洋葱和蘑菇,黄油加热了拌匀,最后调入少量一些草莓奶酪,一盘散发着暖意的饺子馅就做好了。

饺子盛在陶碗里端上桌,蘸一早已调好的葱蒜酱,那饺子吃起来,有土豆的绵软,洋葱的脆响和草莓奶的酸甜,不像饺子,反而更像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小吃甜品。

朋友说,他们很喜欢在家里招待好朋友吃饺子,分享一份美味的温暖。我想,不管在哪个国家,饺子都是团圆和幸福的象征!



入画 韩振兴 摄影

文苑撷英

## 风趣的古代打油诗

老页

打油诗又称俚语诗,是指风趣诙谐、通俗易懂、不讲格律的旧体诗。往往前半部诙谐,最后要升华到比较高深的意境,让人读后心情开朗,精神得到享受。

以下略举几例——据说唐朝有一位叫张打油的人,写了一首关于下雪的诗,这就是打油诗的由来:“天地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小时候曾听父亲说朱元璋也写过关于雪的打油诗,比上诗内容更丰富,意境更深,可能是对张打油诗的加工发挥:“大雪下得猛,霎时复瓦楞。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一坟一疙瘩,一井一窟窿。大同银世界,霎时归一统。”该诗把下雪的情景描写得淋漓尽致,且十分风趣。

明朝徐渭有一首诗《题柳亭送别图》:“东边一棵树,西边一棵树。南边一棵树,北边一棵树。纵然碧丝千万条,哪能结得行人住?”前四句俗不可耐,后两句却为点睛之笔,满含诗情画意。

大家都知道明朝有一位叫唐寅(伯虎)的大诗人大画家,他少年家贫,一次他在山上看到几位读书人正在饮酒,其中一人道:“你如会作诗,

也可入座。”他们满以为一个穷书生是不会作诗的,不过想趁机取笑他而已。唐伯虎猜透了他们的心思,便吟起诗来:“上一上又上一,上上到高山。”几个人听到这两句便哈哈大笑起来,以为他不会作诗,可接着唐伯虎吟出了下两句:“俯首白云红日低,五湖四海齐仰望。”大家听完这两句,一个个惊得说不出话来,于是急忙请唐伯虎入座共饮。

清朝的李调元写过一首麻雀诗:“一窝两窝三四窝,五窝六窝七八窝。食尽皇家千钟粟,凤凰何少尔何多?”这首诗是对贪官污吏的辛辣讽刺。

在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中,和珅为了打击陷害刘庸,诬蔑刘庸盗窃了乾隆皇帝的诗,那首诗也是咏雪的打油诗:“一片一片又一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草从都不见。”前三句叙事,粗俗的很。可后一句中,飞入草从、不见,才是诗眼,意境很美。

清代戍边大将杨遇春同朋友游玩时,见到卧佛吟诗一首:“你倒睡得好,一睡万事了。我若陪你睡,江山谁来保。”该诗表达了自己不贪图安逸、保卫国家、尽职尽责的情怀。

## 连载



病都不会有嘴。”“敢情好哩,谢谢你了!”老夫人冲他又是一笑,挣扎几下欲坐起来。俊逸急挪过去,扶她坐起,在她背后垫起两只棉花枕头。老夫人饮几口,将药冲下,目力缓缓转向俊逸:“摇摇寻到没?”“在家里呢,这辰光应该睡下了。”

“哦,”俊逸眉头微皱,与齐伯一道走出内室,沉思良久,低声吩咐:“齐伯,要是这说,就麻烦你走一趟,有请伍秀才。”

“好啊。”齐伯快步走去。望着齐伯背影,俊逸苦笑一声,摇头道:“嗨,真就是冤家路窄哩!”

齐伯赶到伍中和家,已经小半夜了。伍傅氏听到叩门声,急急慌慌地穿衣起来,赶到门口,问清是齐伯,开门。齐伯讲明情况,伍傅氏返回房间去叫中和。

中和早坐起来了。此时敲门,八成是来请他出急诊的。“啥人?”中和穿衣下床,收拾行头。

“是鲁家齐伯,说是马家老夫人又病了。”伍傅氏帮他收拾,“你快去。”

伍中和坐回床头,反而不动了。伍傅氏把东西收拾好,瞟他一眼:“他爸,你哪能不动了?齐伯候着哩!”

伍中和依旧没动。

不得已的重逢  
伍傅氏将医箱提过来,塞到他手里:“快点呀,人家介大一把年纪了!”

伍中和长叹一声,身子依旧没动。

“我晓得你是为的啥事体。”伍傅氏咧嘴一笑。

伍中和看过来,声音急促:“啥事体?”

“为当年那场赌,是不?人家赌赢了,你赌输了,这要见面,脸上过不去,是不?”

那场旧案鲜有人知,伍傅氏此时提起,无疑是揭了他的伤疤。伍中和呼吸急促起来,白她一眼:“多嘴!”

伍傅氏半是嘟哝:“他爸,这都介久了,你还争个啥哩?再说,一桩事体归一桩事体,今朝是老夫人生病,你……”

齐伯拱手揖道:“不好意思,打扰先生了。”

伍中和拱手还礼:“让你久等了。走吧。”

二人脚步匆匆地赶到马家。听到声响,俊逸迎出门外。中和与他见过礼,进门为老夫人把脉,而后在她头、颈上按捏一阵,又在左右手腕各下一针。

马老夫人的呼吸渐渐平缓,面色也和缓多了。

俊逸大是叹服,语气恭维:“伍兄,没想到你这医术也介好!”

中和未予理睬,只把两眼盯在老夫人身上。

老夫人睁开眼睛,看着伍中和,略显吃力地给出个笑:“伍先生,有劳你了。”

伍中和回她个笑:“老夫人,都有哪儿不适宜,讲来听听?”

“背上冷飓飓,头顶痛兮兮,手脚软绵绵,心里烦糟糟,交关不适宜哩。”

“呵呵呵,”伍中和轻声安抚道:“老夫人,没啥大事体,看脉相,你这身子骨结实哩。”掏出一粒丸药,“这粒丸药,只要老夫人吃下,管保身体娇健健,一星星儿

“这就好。”老夫人松下一口气,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到仍旧跪在床边的阿秀,老泪流出,长叹一声,“唉!”

鲁俊逸生怕她说漏什么,转向中和,移开话题:“伍兄,能否再为阿拉妈开个方子?”

“好吧。”伍中和拿出纸笔,“我这就开一个。”埋头写几个字,递过去。

俊逸接过一看,惊愕道:“堂戏三日?”

“是哩,”中和望着老夫人,“老夫人眼下只有一病,心里烦糟糟。三日堂戏一开,老夫人啥病也就没有了。”

“好好好,”鲁俊逸朗声笑起来,“你这方子好哩。齐伯,这事体由你操办。你打听一下,方圆哪家戏班子最好。”

中和趁势起身,拱拱手道:“老夫人,鲁老板,辰光晚了,生员告辞。”

老夫人欠欠身子:“伍先生,半夜三更地惊扰你,老身实在过意不去。俊逸,你代老身送伍先生回府!”

“再请伍兄留步!”

伍中和再次住步。俊逸掏出一张庄票:“在下愿赌服输。尽管伍兄囊土金钱,这笔赌注,还请伍兄不弃!”

伍中和爆出一声更长的笑,一个转身,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这一夜,伍中和辗转反侧,脑海里一直在琢磨鲁俊逸讲出的每一个字,直到鸡鸣仍未入睡。

回想这二十年来,他对鲁俊逸的避而不见,无非是为他们之间的赌注这个心结。

翌日晨起,吃过早饭,中和来到挺举书房,脚下垫个凳子,从书架顶部取下一个长条纸盒,拍掉上面的灰土,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条珍藏多年的卷轴,在书桌上摆正。

伍中和展开卷轴的动作极是小心。

画轴展开,是一幅西湖飞雪水墨画,上面题写两行诗,笔法苍劲有力。